

叛逆的飲食文學家 焦桐

■ 採訪 撰文：蔡嘉蓮



飲食文學家焦桐，少時曾因無法接受教科書而拒絕大學聯考。他厭棄臺灣的高等教育制度，認為讀得太多教科書會變成智障。但這並不代表他生性情懶，相反他非常用功，在高中時曾通宵達旦閱讀課外書而不自覺。最後憑多年閱讀課外書累積的知識考上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。年少的焦桐，已流露著詩人叛逆的性格。

他的創作靈感通常來自對日常生活的情感，譬如看到報章上災難的傷亡數字會不禁掉眼淚，寫下悼念詩；吃到美味佳餚會感動起來，想要寫詩去歌頌食物。近年，他專注於飲食文學，出版和編了好幾本相關書籍。

問：除了寫作，你還會怎樣推動飲食文學？

答：在大學任教前，我在中國時報副刊推動飲食文學，每兩年舉辦一次飲食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，非常轟動。在臺灣的研究會，台上發表的人比台下參加的多，但我辦的研究會全都滿座。每次我辦的研究會都包括一場主題餐宴，款待參加宴會的學者。我曾經參考歷代文學

家寫的食譜辦宴，還有原住民宴、客家人宴等。學者們也許忘記了論文是誰發表，但他們都清楚記得參加過甚麼主題餐宴，吃過甚麼菜。

問：飲食文學有何吸引你的地方？

答：可能因為我生性很貪吃，有人覺得我的性格和吃相都是從餓狼牯跑出來的，前世一定餓肚子很厲害，才會那麼貪吃。因為寫過一本《完全壯陽食譜》詩集，我被誤會為美食家。因為被誤會為美食家，有很多餐館的老闆都邀請我去試菜，因為貪吃又不妨讓別人請客，所以試菜我都去。可是吃久了，難免會有點良心不安，因為人家請你試菜都希望你給他一點意見，所以我就回去讀書，希望能給餐館老闆一些建議。沒想到讀著就讀出興趣來，一讀就讀了十多年。

吃到變肉圓為止

問：可以介紹你主編的《飲食文選》和《臺灣肚皮》嗎？

答：上月我剛剛出版了《2011飲食文選》，這應是全世界唯一的年度中文飲食文選。去年在臺灣發表最優秀的飲食詩選，都收集在這本年度飲食文選裡。其實我從2003年開始就想編這文選，但那時因為要辦雜誌，便遲了開始編。文選已出版了五年，我覺得一年比一年好看。我的例行工作是這樣的：每天早上七時到工作室看全臺灣的報紙和雜誌，把好的文章收集起來，然後用一整年時間加以淘汰、整理和編選。

上星期，我出版了新書《臺灣肚皮》。這是較龐大的寫作計劃，以食物描寫臺灣。臺灣政治最喜歡說臺灣主體性：語言的主體性、種族的主體性、國土的主體性等，都是騙人的，我認為唯一能代表臺灣主體性的，是臺灣食物，所以我用臺灣獨特的食物描寫臺灣，建構臺灣的主體性。第一本是兩年前出版的《臺灣味道》，第二本就是上星期出版的《臺灣肚皮》。我準備寫三部曲，共一百多篇，超過三十萬字。我不可能一次寫完就出書，那太厚了，所以我分批寫。

我把飲食文學當作學術研究工作，所以我經常走遍臺灣考察，每天我搜尋早餐的範圍是十五公里，搜尋午餐的範圍是七十公里，超過七十公里花太多時間了，這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情。我還會到外地去，如彰化、台中，在那邊留宿考察。一天我不會只吃三餐考察，那只是享受而已，我把它當作學術工作，包括攝影和寫筆記，而且我是一條一條街道去考察。譬如彰化市的肉圓很有名，我會想想如何在最短時間完成考察肉圓的工作，規劃好駕車路線，一天吃約十七八家肉圓，吃到自己像肉圓為止，所以每天吃十幾頓很平常。寫《臺灣肚皮》這書，編寫的時間約兩年，但考察工作卻用了超過七年。第三本該在一年半之內出版。

問：你最欣賞哪位飲食文學作家？

答：英國廚藝家Elizabeth David和美國的M. F. K. Fisher。他們寫的食譜充滿濃厚的文學意味。還有日本的池波正太郎，他是個老饕，寫了許多書我都很喜歡。在東京的時候，我拿著他的《東京街頭美食》打算到處吃喝，可是我發現絕大部分推薦的餐館都已經停業了，東京的朋友就覺得我很傻，還在看那麼舊的資料。

五代才知味

問：你覺得臺灣飲食文學發展得怎樣？

答：我覺得最近這十年算是發展蓬勃。最早期的飲食文學，如唐魯孫，他們通過食物懷念故國，懷念昔日北平，懷念家人，懷念家鄉。那種是經過修飾的記憶，例如「臺灣牛肉麵沒那麼好吃，北京的最好吃」。後來是遠耀東教授，由於他是歷史學者，所以寫飲食文學時都加入歷史脈絡，考證食物的歷史及文化背景。九十年代後，臺灣飲食文學發展蓬勃，作品越來越多。

問：為甚麼臺灣飲食文學會流行起來？

答：我不曉得它流行的原因是甚麼，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流行起來，但飲食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，是我們每天都要面對最少三次的東西，我們一定要正面看待它。人類的歷史無非就是飲食文化史，有一句俗語：「一代會住，三代會穿，五代會吃」，家裡的財富必須累積超過五代，才慢慢懂得知味、辨味，了解飲食背後的文化，分辨食物的好壞。因此我鼓勵年青人，從小就開始學習飲食之道。

後記：

訪問途中，焦桐忽然說，一問一答的訪問很像考試，隨即說起他放棄博士學位的原因，是因為他討厭考試。那時候，他只有兩科考試就完成，但他始終無法克服對考試的厭惡。就連研究所所長把考卷寄到他家，他也不肯寫幾句，再次印證焦桐叛逆而不願隨波逐流的倔強性格。

當焦桐說訪問很像考試的時候，筆者心怯，生怕這次訪問會惹他討厭。但最後他也很合作地完成訪問，筆者覺得他真的很體諒和照顧學生。訪問期間，焦桐問可否吃點東西才繼續訪問，然後把手上的鳳梨酥吃掉。美食家果然饞嘴！